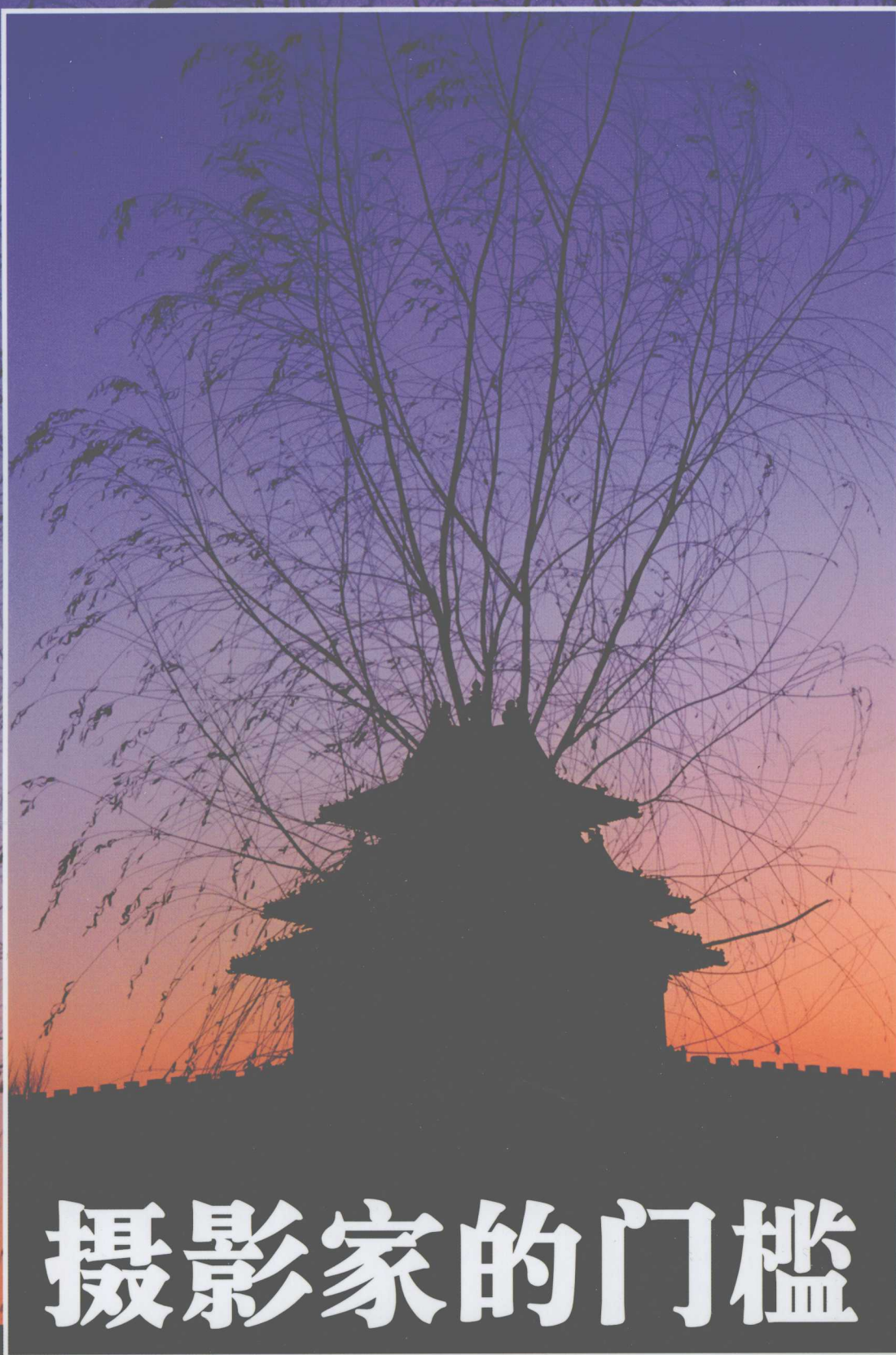




摄影家的门槛

——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

宋宁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摄影家的门槛

——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

宋宁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策 划: 宋 宁
特约策划: 王新岳
责任编辑: 谭 燕
特约编辑: 郑壬杰
装帧设计: 三 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摄影家的门槛: 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宋宁著.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32-3380-7

I. 摄… II. 宋… III. 摄影技术-基本知识 IV. J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3589号

书 名: 摄影家的门槛——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

作 者: 宋 宁

出版发行: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 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mta.gov.cn

发行部电话: 010-85166507 85166517

排 版: 三 恒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9.5

印 数: 1 - 10000册

字 数: 100千

定 价: 50.00元

I S B N 978-7-5032-3380-7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宋宁，出版策划人，1972年生于江苏睢宁（徐州），1978年迁京，1995年日语专业本科毕业，1995年至2001年在三菱商事、三菱物流等日资企业驻京机构任职，2001年起独立经商至今，任七宝船图书（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霞客图文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1997年起在《大众摄影》、《摄影世界》、《摄影与摄像》等杂志发表、连载多篇相机评论、杂文、翻译作品。策划出版了《通用摄影》（中国旅游出版社）、《绘画基础技法丛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等摄影、美术图书。



李小白，1942年出生于重庆市，曾就读北京体育学院足球专业，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曾任《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摄影与摄像》等杂志的编委，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现代图像艺术学院及有关院校摄影系客座教授。

摄影作品集：

《李小白摄影作品选》，1988年；《神秘的紫禁城》，1993年；《伟大的长城》，1995年；《走近故宫》，1997年；《中国长城之最——司马台长城》，1999年；《长城野韵》，2003年；《看不见的故宫》，2003年；《看不见的长城》，2004年；《原味故宫》，2005年；《走近长城》。

摄影展览：

“神秘的紫禁城”，1992年，北京；“看不见的故宫”，2006年，北京；“故宫印象”，2006年，深圳；长城和故宫摄影作品分别多次在德国、日本、爱沙尼亚、瑞士、美国等国家展出。



前言

“不求大士瓶中露，但乞嫦娥槛外梅”，《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妙玉分别以槛外人和槛内人自居。佛堂的门槛是个神圣的东西，最忌讳站在门槛上，需要你明确地表白自己是槛内人还是槛外人。门槛本身不具有什么价值，祥林嫂用毕生积蓄捐了一条门槛，也无法改变她痛苦的一生。“门槛”是个抽象的东西，物质的门槛你可以一迈而过，但是抽象的门槛，需要苦苦追求，也许才能迈过。

摄影家的“门槛”是什么呢？姑且可以说是摄影爱好者和摄影家的区别，摄影人都想被人称为摄影家，甚至艺术家，很多人都想躺在沙发上指导那些把自己当神的摄影爱好者。可是风雅如贾宝玉也不敢说自己是槛内人，千千万万个爱好者很难诞生一个摄影家。那么在千千万万个爱好者和摄影家之间，真的是只有一条门槛，而不是一座等你去跳的龙门吗？

我们这部书，结合李少白的一批作品带给我的启发，告诉大家，爱好者和摄影家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门槛，甚至可以说其实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只要你不相信各种故弄玄虚的表演，只要你自信、理性、踏实、耐心，再学一些辩证法，你就可以轻松地迈过这个门槛。

除正文部分外，李少白以摄影家自述形式提供给我们每张照片的创作数据、创作目的、主要手法、测光点与曝光补偿等内容，标注在每张作品下面，为广大读者提供参考。

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条“摄影家的门槛”。

宋宁

2007年11月10日

目录

名片式作品与明信片式作品

1

一望而知作者的作品，就是这个摄影家的名片
艺术家不但要被大家记住，还要被大家作为一种流派记住
选择馆阁体就是选择被忘记
勇于去做“未来佛”
“穿开裆裤”的摄影家
树立摄影家自信的六项建议

不听话的照相机

13

我憎恨的精灵——照相机
重要的是尽情地按快门

源和流——摄影灵感的产生与发现

27

“骨与肉”——视觉冲击力算不算艺术
此时此地有此作品，彼时彼地有彼作品
寻找灵感的方向——田园将芜胡不归
收获灵感的曲折过程
形式美的捕捉与营造
律动感的捕捉

取和舍

53

摄影并不单单是“减法”
求全心态容易导致作品的平淡与平庸
作掉谁，留下谁
凡·高的《向日葵》中的花，为什么插在花瓶里

攻与守——摄影的表达与表现

65

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乱山残雪夜，孤独异乡人
拳王泰森和打群架的泰森
敢于做“白日梦”

打与走 73

林彪的“四快一慢”

“就是把我放到一个小小的果壳里，我的思想仍然是广大宇宙的主人”

鸡蛋要新鲜

眼与根 85

紧张而有序的工作，热烈而镇定的情绪

连性命都不要了

点睛之笔

死与活——画面内外的交流 93

通过画面内外的交流不让作品呆掉、死掉

虚与实——摄影表达与表现的零界 101

摄影艺术的二进制语言

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美帝打到三八线后是否会停止

使画面平衡的秤砣

立足于“根”，发扬于“显”

跟着感觉走，还是感觉跟着走？ 119

感觉引领创作还是创作引领感觉

找出能够体现摄影家独特风格的作品 133

让你动脑的作品还是让你动腿的作品

越模仿越退步

情绪冲击力

画面上不要只剩下“有用”的东西

欣赏者决定创作者吗？ 143



名片式作品与明信片式作品

一望而知作者的作品，就是这个摄影家的名片

艺术家不但要被大家记住，还要被大家作为一种流派记住

选择馆阁体就是选择被忘记

勇于去做“未来佛”

“穿开裆裤”的摄影家

树立摄影家自信的六项建议



- 创作时间及地点： 2001年初冬 16:30
- 创作目的： 把常见的美景几何化、色块化，把风光构图变成点线组合
- 主要手法： 用长焦镜头的压缩功能把角楼和柳树压缩。曝光时使用剪影手法把画面几何化，变三维空间为二维空间
- 器材与数据： NIKON F90X相机，NIKKOR 80-200mm1:2.8ED 镜头，200mm端，F16光圈，1/125秒，ISO 100反转片
- 测光点与曝光补偿： 平均测光减两级

据李少白讲，拍角楼有很大的难度，其一，角楼是公共建筑，不用买票就可以看到，因此角楼的作品非常多，难有突破；其二，最接近角楼的拍摄者也会和角楼隔着52米宽的筒子河，拍摄者与角楼的最近地面距离至少60米以上，在这个距离上，如用广角镜头拍摄则会场景杂乱；如果用中长焦距镜头、远距离拍摄的话，则很难找前后景，因此镜头语言会很单一。一般来说，如果用广角镜头拍摄就在近景找个美女，如果用中长焦距镜头拍摄就等个不错的天气拍个好看的天空做背景，这经常是个俗套！

而李少白此作品，实际上突破了中长焦无近景的俗套，把柳树与角楼叠加，衬以美丽的天空，并用惊人的魄力提炼出角楼的剪影轮廓。摄影家的这种艺术提炼，即突破被摄体的具象价值，提炼抽象感受的过程，就是摄影创作过程的最基本特征。这和风景明信片所带给我们的具象认同有本质不同。



创作时间及地点： 1985年夏 北京 故宫太和门广场

创作目的： 为营造宫廷政治中风云变幻的诡谲气氛

主要手法： 使用广角镜头，构图中天空占80%。曝光时使廊下曝光不足。
不让细节影响读者注意力

器材与数据： RICOH KR5单反相机，28mm广角，1/250快门，F16光圈，ISO 100

测光点与曝光补偿： 平均测光减一级

上面的这张照片，和以往我们常见的旅游明信片有很大的不同。从第一次拿照相机，直到能够拍出周正、漂亮的明信片式摄影作品，很多高级发烧友都可以做到。而这张作品则不同，一般人很难有魄力模仿，因为这张照片是没有地面的，建筑物是不完整的，而且宫殿的阴影部分曝光不足。没有地面，建筑物只有汉白玉栏杆和黄瓦，这半空中黄与白的元素明确地告诉你，这是天上的建筑！沉郁的黑色部分传达着宫廷的神秘色彩。天上的云是精彩的，但它是配角，云越灿烂，屋檐下的黑色部分就越让人感到压抑。

李少白曾经对我说，“我理解的故宫就是神秘与诡异”。表达具象还是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想，这是明信片式作品与名片式作品的最基本区别。



- 创作时间及地点：** 2005年冬 16:00 乾清门广场
- 创作目的：** 表现云与宫殿组合之美丽
- 主要手法：** 广角与曝光不足的综合运用
- 器材与数据：** Kodak DCS Pro SLR/c数码单反相机，
24mm广角，F16光圈，1/200秒
- 测光点与曝光补偿：** 以天空最亮处测光





创作时间及地点： 1985年冬 16:00

太和门广场

创作目的： 表现狮子守卫宫殿
的神秘意境

主要手法： 广角与逆光拍摄结
合；营造剪影

器材与数据： RICOH KR5单反相机，
28mm广角，F16光圈
1/125秒，
ISO 100反转片

测光点与曝光补偿： 以天空最亮处测光，
逆光拍摄

面对前两张太和门广场和乾清门广场的照片，读者普遍会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关于拍摄的时间。有些不太懂摄影技术的摄影人还会推导出作者有“特权”之类的话。其实，有石狮子的这张照片是在冬天的下午四点半左右拍摄的，这一点，大家可以从太阳的位置作一下判断；没有石狮子的这一张，太阳几乎与地面垂直，不可能是在凌晨或傍晚时间拍摄的。总之，两张照片都是在正常开放时间进故宫拍摄的，而且是在游人如织的时候拍摄的。作者告诉我，对天空用中灰值测光时，大胆测最亮处光，使轮廓剪影保存，而“黑掉”其他不想让他们出现的人和景，简单说就是这样拍摄的。

李少白告诉我，他一直想拍摄一些太和门广场和乾清门广场的全景照片，在看到这两张照片之前，我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全景照片，就是那种蓝天白云的广场全景照。看到第一张照片，我了解到，作者是在下午太阳较高的时候拍摄的这张照片，他把保和殿和乾清门广场周围的雄伟轮廓刻画得如海市蜃楼，在处理曝光的时候，大胆运用曝光不足，按照足以使暗部的一切都牺牲掉的技术，处理曝光数据，保和殿正上方的太阳被这组曝光数据处理得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据说午门在命名的时候，就曾寓意为皇权如正午的太阳一样具有权威，能使一切子民在正午的阳光下无处躲藏。好像奴隶时代、封建时代世界各国的皇帝、国王都希望把自己

和太阳拉上些关系，他们希望皇权对百姓来说，既要像太阳一样无法摆脱，也要像漆黑的夜一样让人民看不出究竟，皇权给大家权威感的同时，必须要营造神秘感。因为当人民有了知性的时候，就会发现皇权其实和庙里的菩萨一样，是泥胎的！

另一张照片是作者躲到狮子身后所拍摄的，因为如果直接面对阳光，整个太和门广场的轮廓就会“糊掉”；澄净的蓝天，浪漫的夕阳，浮在空中的宫殿轮廓，构成了一幅宁静的、幻觉的故宫。其实，这样的景色，是作者把如织的游人牺牲在黑影中拍摄的影像。

“营造幻觉感、神秘感的故宫”，李少白的这两张太和门广场和乾清门广场的作品，在表达自己理解方面，是直接而明朗的。

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慨叹文字不能充分、全面、立体地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而自己的话，不能充分、全面、立体地表达自己的“意”。可见，圣人的表达，其最终目的也是达意！文字表达很容易被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要想被充分、全面、立体地理解，需要作者的语言组织能力与读者逻辑能力、理解能力的结合。而摄影则不然，摄影比起文字表达，在达意方面更为直接，不需要文字之类的“二传手”，因此用摄影语言达意，我们应当感到幸运与幸福。李少白作品中这种直接、明朗的表达风格，颇具“达意”的真意。

我们回顾这四张照片，李少白的创作和写实记录的摄影有很大的不同，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提炼并再创作了这些景物。他的这四张作品，大家当然可以脱口而出，这是太和门广场或角楼，但不会有人说这就是太和门广场、这就是角楼，而是会说：“这是李少白的故宫”。

以上四张照片，我用来作为全书的引子，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所认为的摄影家的门槛是什么。我认为，那就是——“形成自己独立、全面的艺术语言，有相当的艺术高度”，这是迈过这一门槛的第一步。

什么是独立的艺术语言，为什么如此关键，我们以围棋界的事情来举例说明一下。

20世纪下半叶，日本围棋界的泰斗藤泽秀行面对万千崇拜者曾叹道：“500年后，大家所研究的棋局，只有武宫正树的，而我，20年内就会被忘掉。”武宫正树是日本超一流围棋高手，在现实世界中，他既不是棋院院长，也不是左右围棋界胜负的大哥级选手，他只是违背了古来“先占边角得实地”的金科玉律，以“无视边角只占中腹”的“宇宙流”，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围棋语言。几乎任何围棋爱好者一看报上公布的棋谱，不用看名字就会说，这是武宫正树的棋！

艺术家不但要被大家记住，还要被大家作为一种流派记住。从一个普通人到艺术家，再到艺术大师，直到成为某派、某体的祖师，他们的作品大体要历经“有才华与灵气的作品”——“有成熟技法的作品”——“无法超越的高度”——“一种流派”，这样的过程。

众多大师晚年所嗟叹的，往往不是自己活着的时候被多少人崇拜，而是自己的作品会被人记住多久，自己的历史定位如何。这和登峰造极的政治家处理自己的政治遗产是一个道理。而他们能被记住多久，其实是在他们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比如，清代文献诏书一律要用“馆阁体”写成，那些写“馆阁体”的人，要担着杀头的责任写字，而面对这些诏书，现代人很少有人会问：“这字是谁写的？”就连康熙、乾隆的字，如果不特别说明，一般人也很难一下子判断出来。写“馆阁体”在当时肯定是好找工作，能当官，但是从他们选择“馆阁体”开始，就是选择了被人忘掉。这一点尤其要提醒拍明信片式作品的摄影师注意。不过，正在创作明信片式作品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就好比练习书法时，楷书与草书的关系一样，不论最后专攻什么字体，都要从标准化的楷书开始练习，以驾驭最基本最正规的艺术语言。明信片式的作品，是摄影家形成自己艺术语言的一个阶段，许多很有个性的摄影家，他们拍摄写实照片的能力也很强，绝对没有坐直升飞机飞过“明信片式作

品”这一阶段的可能。我没有刻意贬低“明信片式作品”、“馆阁体”，只是希望大家认清这是个阶段性的问题。这个认识问题解决了，对那些已经能够拍摄漂亮照片、熟练掌握摄影技术而苦于没有飞跃的摄影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全面的艺术语言”，我们举书法界的例子来看一下。现在，有人在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和康生谁是书法家？类似的问题还有岳飞与蔡京谁是书法家等。在文化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康生、蔡京可以称为书法家，而毛泽东、岳飞（《岳飞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狂草）是在书法上有卓越成就的伟人。因为，毛泽东、岳飞本人非常伟大，狂草自成一体，留传于世。而康生、蔡京之流虽然人品卑劣，但是真草篆隶样样精通，尤其是康生，还会左右开弓（双手写字），在对书法这门艺术的全面钻研与全面能力、全面贡献方面有独到造诣。因此，就书法家而言，康生、蔡京因其书法才能全面，可以被称为书法家。看过这则论述，我有意识地翻阅了王羲之、颜真卿等人的字帖，我发现王羲之除了行书，正楷的《黄庭经》也是巨著；颜真卿除了正楷《多宝塔》，还有大量草书、行书作品被作为书法领域的楷模来尊重。

在摄影界，一些人的创作被打上了风光摄影、纪实摄影等烙印，其中一部分人，不思全面进取，拼命把自己擅长的领域捧到很高，而把别人擅长的领域踩得很低。一些摄影组织还一再声明自己的属性，表明自己和其他门类无关，把一些社会上的帮派观念拉到艺术研究中来。这样画地为牢，不求全面研究的态度，对摄影有益吗？以前刘宝瑞有个单口相声《画扇面》，说有个好吹牛的人要给别人的扇面上画美人，结果画得像张飞，于是改画大树，结果画得像乱石，最后只好让人涂黑扇面去写金字了。我看摄影界的一些人，就在走着这么一个“画扇面”的轨道，越是把自己局限在风光、纪实等狭窄领域，一味抬高自己，就越要流俗。有的人也许会拿毛泽东、岳飞在特定领域的艺术成就来反驳我，我认为，毛泽东、岳飞这样的伟人，首先是因为人伟大，所以艺术才越发伟大，而普通人是艺术伟大人才会变得伟大，普通人还是要先全面钻研艺术才会有成就，我写这本小书，找作品的时候，一再嘱咐李少白，一定要把自己各门类的作品都挑一些，我的意图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会摄影的人，美人、张飞、大树、乱石，什么题材都能拍，而不会摄影的人，如果片面鼓吹自己的三板斧功夫，就只能走上把美人画成张飞、把张飞画成大树、把大树画成乱石的“画扇面”之路。

与“独立、全面的艺术语言”并行的问题，就是

“艺术高度”的问题。有的艺术家尽管手法很独特，但是他们的作品如果不具有艺术高度，则很难成为“流派”。我曾听李少白笑谈：“臭豆腐味道独特，但是上不了大宴席。”我则答道：“还是烤鸭好，既独特有档次，又能自成一席。”那么，“艺术高度”由谁来衡量和决断呢？真正的决断者只有一个——时间。

20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国画界多次评定“世纪级大画家”，记得当时举出过很多人，在当时看来，都是无可争辩的大师。时间进入21世纪不到十年，当初的很多人已经迅速被遗忘了，大家不会再动不动就举出几十人，然而有几个人的名字却越来越“顽固”地留在大家脑海里，挥之难去。比如李可染，他当年开创了山水画的暗光部分大胆黑下去的“黑画”，其技法和李少白作品中大胆运用曝光不足的摄影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的画坛，从引入西洋绘画元素以后，“马褂外面套西服”的作品一下子冒出很多，很多艺术家在国画中加大肖像比例，或者把人体导入国画，使人一看便知，“这是中西合璧之作”。而李可染在暗光部分的运用，有专家认为，也是把西洋绘画中光感的明暗导入到国画中。在西方雕塑中，黑眼珠（瞳孔）的表现手法是在眼珠部分凿小洞，使光线自然产生黑影来表现，而传统中国雕塑则是用墨笔着色，中国传统艺术中对光造成的明暗与透视，其表现是不够丰富的。李可染在大写意山水画中，把太阳光产生的明暗，大胆运用到国画中，大大增加了绘画的立体感，比如创造了中国画拍卖世界纪录的《万山红遍》、代表作《漓江山水》等作品，大胆地把暗光部分处理得深红、漆黑，增加了动人心魄的力度，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把“光”的雕刻作用，导入到中国的古典绘画中。于是，李可染在去世后若干年，他的绘画成就开始被重新提升到一个高度，人们意识到，他的艺术语言既独树一帜，同时又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在意境领域实现了真正的中西合璧，这样的作品，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伟大宗师才能做到，因此，当人们回首20世纪时，他的作品将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巅峰。

也许有人会说，某评论家是评定“艺术高度”的大师，我不否定这样的说法，评论家和艺术家确实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可是有的评论家拜的是未来佛，有的评论家拜的是现在佛，有的评论家拜的是过去佛，评论家的水平高低，还是看他对未来艺术生命时间的预测。未来佛、现在佛、过去佛，这本是套

用佛教词汇，举艺术家的例子来说，凡·高在他活着的时候，潦倒不堪。只有他和他弟弟坚信他们对于艺术的新领悟与新实践，在19世纪，他们是他们自己和极少数人的未来佛。而20世纪，凡·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不知道凡·高的人可以被说成是粗俗的人。凡·高成了千万人崇拜的过去佛，有些崇拜他的人如果活在凡·高生活的年代，也许还不如那些向凡·高吐痰的泼妇。

时间，只有时间是检验艺术家成就的真正尺子。同时，火候不到，时间不到，摄影家就不能用独立、全面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艺术高度就无法被大家了解到。

以李少白来说，在拍故宫之前，李少白是否已经是摄影家了呢？辩证地看，肯定是已经具有了这种能力，就像刚生下的孩子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是他生下来就有语言能力（除极少数残障人士），类推到摄影人身上，只要拿起照相机，他就具有了成为摄影家的可能性，从这一点来看，任何人宣布自己是摄影家，都不算错。关键的关键是，这些艺术家、摄影家他用什么方式告诉别人自己成“家”了？婴儿想吃奶的话就要用哭声来通知他的妈妈，而艺术家在没成家的时候，如果只会通过喊叫、不满、愤世嫉俗来告诉大家，自己已经是“家”了！那么他们最多是“穿开裆裤的摄影家”。这些“穿开裆裤的摄影家”，一定要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会用作品说话了，才会真正走入摄影家的行列。不过我国摄影界的独特现象就是“谁的声音大谁的作品好”，会哭的多，会说的少，会用作品说话的更少。这一点提醒读者注意。

还是以李少白为例，在李少白20多年前创作第一张“蓝天白云太和门广场”照片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不过是个发烧友，无论工作还是身份，基本上上和摄影无关。那一时期他的作品，基本上来说是源自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可以说，那个时期是李少白作为摄影家的幼年期。直到他的作品形成了李少白标志的“剪影”、“简单”、“诡异”等艺术风格，人们才把他当做摄影家来尊重，而且回过头来把他的早期作品也拿来尊重。因此，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是摄影家，他所要做的，不是学会哭喊着去告诉别人，而是要学会用自己的艺术语言来告诉别人你的艺术造诣，到了那一天，他当初那些不被人承认的作品，也就会被大家拿来尊重了。